




# 挪威 没有森林

[日本] 福原爱姬 著 若彤 译

《挪威的森林》最佳续写版本  
感动日本的十大好书  
总印量高达600,000册

远方出版社

# 挪威没有森林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range of mountains in the background, some with snow or light-colored patches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is a calm body of water that reflects the mountains and the sky. The overall scene is serene and natural.

[日本] 福原爱姬 著  
若 彤 译

远方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挪威没有森林 / (日本)福原爱姬著;若彤译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80595-934-X

I. 挪… II. ①福… ②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 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5836 号

## 挪威没有森林

作 者 (日本)福原爱姬  
译 者 若 彤  
责任编辑 陈莎莎  
责任校对 李小冰  
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 
版式设计 符树生

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×1230mm 1/32  
字 数 150 千 印 张 7  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-80595-934-X/I·356 定 价 16.80 元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# 编者前言

我们选择《挪威的森林》日本最佳续写版本——《挪威没有森林》，作者不是村上春树，而是一位与村上春树有着不解之缘的日本女作家福原爱姬。

早在1999年，日本网络上就流传着这本书，并创下当时300,0000的点击率。为什么有如此的热潮，我们想一是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有着四百万册销量的影响力；二是本书在写作上延续了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故事情节，轻描淡写的日常生活：忧伤、缠绵、感伤，彷徨、恐惧、迷惑，像古老的咒语一样缠绕，一群深陷森林的年轻人看到黝黑茂密的森林里荆棘密布，藤蔓横生悬挂，浓雾弥漫，阳光在头顶若有若无忽隐忽现，渡边在这样的生活里游荡和行走，他对直子的死耿耿于怀，而绿子在一次与大海搏浪中消失，纪香的表弟小野因同性恋自杀，玲子再次住进精神医院……使他看到了自己远去的身影在他们中间，陌生而又熟悉，那恍惚，那模糊，那不知所措，仍在挣扎着……

本书以一种对话方式进行叙述，看似渡边自言自语，其实是渡边在追忆自己当年的青春岁月，它的铺排和简练，舒缓和

节制,让人在一种奇妙的絮叨之中,看到冷静和随意,这完全由内心意识流动而展开的内心独语,它造成的距离并没有让读者疏远,反而让节奏变得舒缓和沉稳,带着读者的灵魂慢慢下沉,并完全被渡边的情绪和故事所淹没。

我们不敢说《挪威没有森林》的文字比《挪威的森林》更有魅力,但它的情节却更加吸引读者,从读《挪威的森林》开始,再到《挪威没有森林》,这是一次美妙的阅读,它的整个过程就像一次有趣的旅行,一口气读下去,小憩一会儿,接着再读,没有什么吃力的感觉,像在自家的庭院里不紧不慢地漫步,舒适而随意。但这一切对我们而言,真正了解一部一直被人传诵的小说,必须对村上春树进行全面的解读,包括对这本书的解读。你会发觉福原爱姬很多感觉与村上春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,相对来说,一些作者在开始写作的时候,都是从模仿开始的,但福原爱姬却不是,她写《挪威没有森林》时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村上春树的影子。

在日本,这本书被评论界称为“一封公开发表的情书”,是福原爱姬写给比她年长很多的村上春树的一封信。在作者的个人网站,她将村上春树称为自己的“神秘情人”。她说,《挪威没有森林》写的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和真实体验。没有人知道她和村上春树到底是怎样的爱恋故事,也许读过这本书的人会知道,这是一场凄绝的爱情悲剧。

我们相信《挪威的森林》是一部传世之作,同样相信它的续写版本《挪威没有森林》一样经典。



**献给我那些  
死去的朋友和活着的朋友们**



**福原爱姬** 1967年出生于日本横滨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戏剧系，199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鸟鸣》，并获得该年度“日本文学新人奖”，同年与村上春树结识。1998年出版长篇散文《精灵之书》，一举走红文坛。她一直固执地认为村上春树并没有真正完结他的爱情伤逝之书——《挪威的森林》，并产生了为此续写的想法。1999年，她写完《挪威没有森林》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评论道：直到该书的出版，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故事才真正划上了句号。

1999/5/15



本书在写作上延续了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的故事情节，轻描淡写的日常生活：忧伤、缠绵、感伤、彷徨、恐惧、迷惑，像古老的咒语一样缠绕。

本书以一种对话方式进行叙述，看似渡边自言自语，其实是渡边在追忆自己当年的青春岁月，它的铺排和简练，舒缓和节制，让人在一种奇妙的絮叨之中，看到冷静和随意，这完全由内心意识流动而展开的内心独语，它造成的距离并没有让读者疏远，反而让节奏变得舒缓和沉稳，带着读者的灵魂慢慢下沉，并完全被渡边的情绪和故事所淹没……

本书被日本媒体视为“一封写给村上春树的公开情书”。



# 目 录

编者前言 .....	1
第一章 .....	1
第二章 .....	12
第三章 .....	31
第四章 .....	36
第五章 .....	63
第六章 .....	97
第七章 .....	136
第八章 .....	163
第九章 .....	186
第十章 .....	192
第十一章 .....	202
后 记 .....	215

# 第一章

我与绿子在四谷车站相遇的时候，东京街头已经是华灯初上。看着绿子从远处走来，我觉得仿佛从阴界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。的确，算起来我与绿子已经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

送玲子上火车后，给绿子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的确觉得有满肚子话要对她说。可现在，坐了好久的车赶过来，在人群里找到对方，看着绿子娇俏的脸，我竟不知从何说起。绿子也仿佛理解似的，只是与我并肩走着。秋风一阵阵吹过来，我不禁有点冷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想说什么也表达不好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绿子顽皮地笑着说，“不过，渡边君，在冷风里走路可填不饱肚子哦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从早上到现在，我还一直没有吃饭呢。

“姐姐今天不在家，去我那里吧，给你做满满一桌菜。看你瘦的，”绿子嘿嘿一笑，“把你折腾得够戗，那个有夫之妇？”

“来不及了吧，这么晚？随便吃一点算了。尝你的手艺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


“悉听尊便。”

我们来到一家餐馆，我要了煎蛋和沙拉，绿子要了一份意大利通心粉。我实在饿坏了，自顾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一番，吃罢，才觉得有了点精神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绿子吃着空心粉，不时抬起头看我。

“胃口不错嘛，渡边君。”

“实在太饿了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叫来一杯咖啡，“喝点什么？”

“可乐吧，谢谢。”

侍应生端来可乐和咖啡，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将身子放低，完全躺在椅子上，这才发现绿子模样变了。她的头发已经长到肩膀，头微微一动，便在脸颊飘来飘去，与以前相比，另有一番风韵。

“新形象如何？”

“你留短发的时候，我想象你长发的样子，当时觉得短发好；如今，看着你留起长发，觉得长发似乎更适合你。”

绿子展颜，“你夸起人来蛮动脑筋的。”

“也不是动脑筋，只是想什么说什么罢了，可总让人有这种刻意的感觉。”

“我么，喜欢你这一点。”绿子说，“渡边君，问你一件事，可要如实回答。”

“我向来不会撒谎。”

“那好，”绿子趴在桌子上，下巴抵在手掌上，“没认识之前，你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一般想什么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原来就问这个！



“不过想一些琐事罢了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真的？”绿子一脸的不相信。

“我不过是一个凡人，想的也只是一些人人会想的事。”

“我可不这样认为，”绿子眼睛望着天花板，“以前的时候，看见你一个人来来去去，天马行空，走在人群里，仿佛与周围有一个截然的界限。我常常想走入你的生活，觉得那里一定是一个我渴望的世界。我想钻进你的脑袋里，了解你，研究你，当时差一点就冲上去问你在想什么，那种感觉非常强烈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冲上去呢？”

“肯定是不好意思嘛，那么多人。”绿子撅起嘴来说。

“所以就选择在餐馆主动搭话？”

“是不是让你觉得唐突了？傻乎乎的。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现在的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失望，有没有想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？”

“没有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只是那个时刻特别强烈罢了。”绿子将双眼焦点定在我身上，“渡边君，从来没有对别人好奇过？”

“为什么要对别人产生好奇心？”

“够冷酷，”绿子手托下巴，“想不想听听我当时这方面对你的猜测？”

“倒不是冷酷不冷酷的问题，只是不想打扰别人，也不想太多人打扰自己而已。”我说，“不妨说说，你想的东西都很有趣。”

“我当时觉得，这家伙一定永远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好奇心，看起来总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得其乐。”绿子说，“别人因此对你有好奇心，这一切你漠不关心，对你毫无影响。你就像

一只蚂蚁，下雨搬家，秋天储存粮食，冬天冬眠，一切按部就班。”

“我倒真想做一只蚂蚁，无忧无虑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”

“英雄所见略同，”绿子打了个响指，“渡边君，去酒吧。喝一杯？”

“正合我意。”

“还是不加奶油、砂糖？”绿子起身，看着我喝完的咖啡问。

我们来到一家迪斯科酒吧，绿子提议先跳一会儿。

“当为喝酒热身嘛。”她说。

“你跳吧，我坐着等你。”我转身在旁边找了个座位坐下。一会儿，绿子满头大汗地走过来。

“好痛快，渡边君，不想跳会儿吗？”

我示意她坐下，叫了两杯威士忌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
“干杯，为我们的劫后余生！”

“劫后余生，什么意思，渡边君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扭头看舞池里那些男男女女。少年时的两个伙伴，木月和直子，都没有躲过青春浩劫，被夺去了生命。只有我留了下来，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。

“绿子，我想我们不会再分开了。”我轻声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绿子凑近我问，这时，新一段舞曲正好响起来。

“为久别重逢干杯！”我举起酒杯。

从迪斯科舞厅出来，已经是夜里 11 点多了，绿子也许是喝多了酒，走路有点东倒西歪，我扶着她在路边台阶坐下休息。坐看东京的夜景，车灯如织，来回穿梭，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。远



处一辆巴士缓缓停靠车站，乘务员懒散地报了站名，巴士慢慢移动开走了。

“父母都死了。”绿子有些伤感地说。

“人总有一死，我们都一样，不过早晚而已。”我安慰她，“不必伤心。”

“我伤心的不是这个。”绿子出乎意料地说。

“那……”我真有些不明白了。

“我伤心的是，”绿子将头无力地歪在一边，“我伤心的是，他们都死了，我却哭不出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爸死在医院，我只觉得头‘嗡’地一下；就连在葬礼上，无论如何，我也挤不出一滴眼泪。”

“挤不出来，半点儿也挤不出来。”绿子摇摇头说，“那时的感觉真是难过极了，可我并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不孝女啊，住院期间，大小便、换衣服全是我一个人干，任劳任怨。可为什么就没有眼泪呢，上天就是不成全我。看着那些亲人死后哭得死去活来的人，我羡慕得要了命。”

“也许没到时机，”我说，“说不定到某个时候，江河泛滥，泪如滂沱大雨，谁也不比你哭的厉害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”绿子托着下巴说，“我倒是希望这一天快来，为他们好好哭一场。毕竟，为这件事，我很内疚呢。”

“我也祝你这一天早早到来，”我说，“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绿子展颜一笑，望着对面的巴士，“渡边君，这么晚，为什么有人还要坐车去郊区？”

“急事，或者家就在郊区，来城里拜访完朋友急着赶回去吧。”

“早知这么晚，为什么不早动身回去呢？”

“这个，说不大明白。也许是由于各种机缘促成的，你见过送行的人吗？好多事情明明早在家说妥，可在车站时，其中一个提起，他们往往又会讲一大堆。既然有话，为什么不在家说完，偏在吵闹的车站解决？我想这是由于各种不可控制的偶然造成的。也许深夜坐车就是这个原因。”

“嗯。”绿子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，“可我对他们还是感到好奇，难道都是回家的？”

“也不尽然，也许别的原因更多，回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”

“渡边君，不如我们今晚体会一下深夜坐郊区车的滋味？”

绿子说罢，站起身向车站走去，我慌忙拦住。

“这么晚，到哪里去住？”

“找家旅馆就是了，反正无所谓。”

我想拉住绿子的胳膊，被她挣脱了，摇摇晃晃要过马路。一阵风吹来，绿子打了个寒噤，俯下身子，“哗”地一声呕吐起来。我帮她捶背，等她吐完，从商店买了瓶水，让她漱口。

“吐出来舒服多了，渡边君，谢谢。”待我转身，绿子已经恢复，脸色也比刚才好了很多。刚才要深夜坐郊区车的念头早忘了。“猜我现在想什么？”绿子说。

“猜不出来，你想的什么。”

“一个下雪的夜里，屋外堆了老高的积雪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在一间玻璃墙壁的透明屋子里，中央的炉火烧得正烈，你和我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吃饭。”

“吃饭我都穿衣服的呀！”



“听我继续说，吃完饭，我们也不收拾桌子，就地疯狂做爱。做累了，就回到餐桌上继续吃。”

“令人神往。”

“哎，渡边君，”绿子神秘地凑近我，“知道为了避孕，我让你泄在哪里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我让你朝着炉火，这样干净，可以不用收拾那脏乎乎的东西。”

“残酷。可苦了那亿万条生命，太不人道了吧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？”绿子说，“在人类的活动中，它们有几次是善终的？不都先进保险套再进垃圾箱吗？火葬还是仁慈的呢。”  
经她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也的确是。

“啊，我立刻闻到了头发烧着的味道。”绿子自顾自地往下幻想，还抽了抽鼻子，好像确有其事。

“我们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做了一天一夜，直到你筋疲力尽，求我说：‘好绿子，放了我吧。’”

“谁求谁还不一定呢。”

“可在我的想象里就是你求的我，”绿子说，“我答应了你，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：以后要何时做，全由我说了算。”

“你慌不迭地答应了。”绿子说罢，从幻想中走出来，一脸满意地看着我。

“得，得。我可没有答应。”

1970年10月8日夜晚12点左右，在绿子家里，我们接吻了。我们的胳膊、身体、舌头与对方交互缠绕，绿子的唇柔软湿润，舌缠绵多情，充满弹性的胸脯让我不能自己。我的手刚伸到



她的背后，却被她拦住了。

“答应我一个条件？”

“只管说。”

“先同自己来一次可好？”

“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你表演表演，我想看你手淫的样子。”

“这个不行。”我断然拒绝，心中颇为不快。

“答应我这件事，渡边君，你有十个条件我都会点头，好不好？”绿子眼神有点可怜，这是我从未见到的，“我打小就读女校，所以对男人这种事特别好奇，想知道当时是什么表情。明白吗？”

“这种事怎能让人看？”我望着雪亮的白炽灯。

“好办，”绿子伸手拉灭了开关，把手放在我的脸上，“用手感觉，如何？”

事毕，绿子如释重负，长出一口气，仿佛当事人是她而不是我。

“谢谢。”她颇为满足地说。

“好奇心满足了？”

“大大的满足，渡边君。”

这天晚上，我同绿子睡了。绿子的身体犹如一团火苗，在黑暗中升腾。较之与直子，我从绿子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欢快和奔放。

“有何不同？渡边君。”

“什么不同？”

“和你想着我手淫时幻想的场面。”

“想着你手淫时，我只是想象你一个人情欲菲菲的样子，

